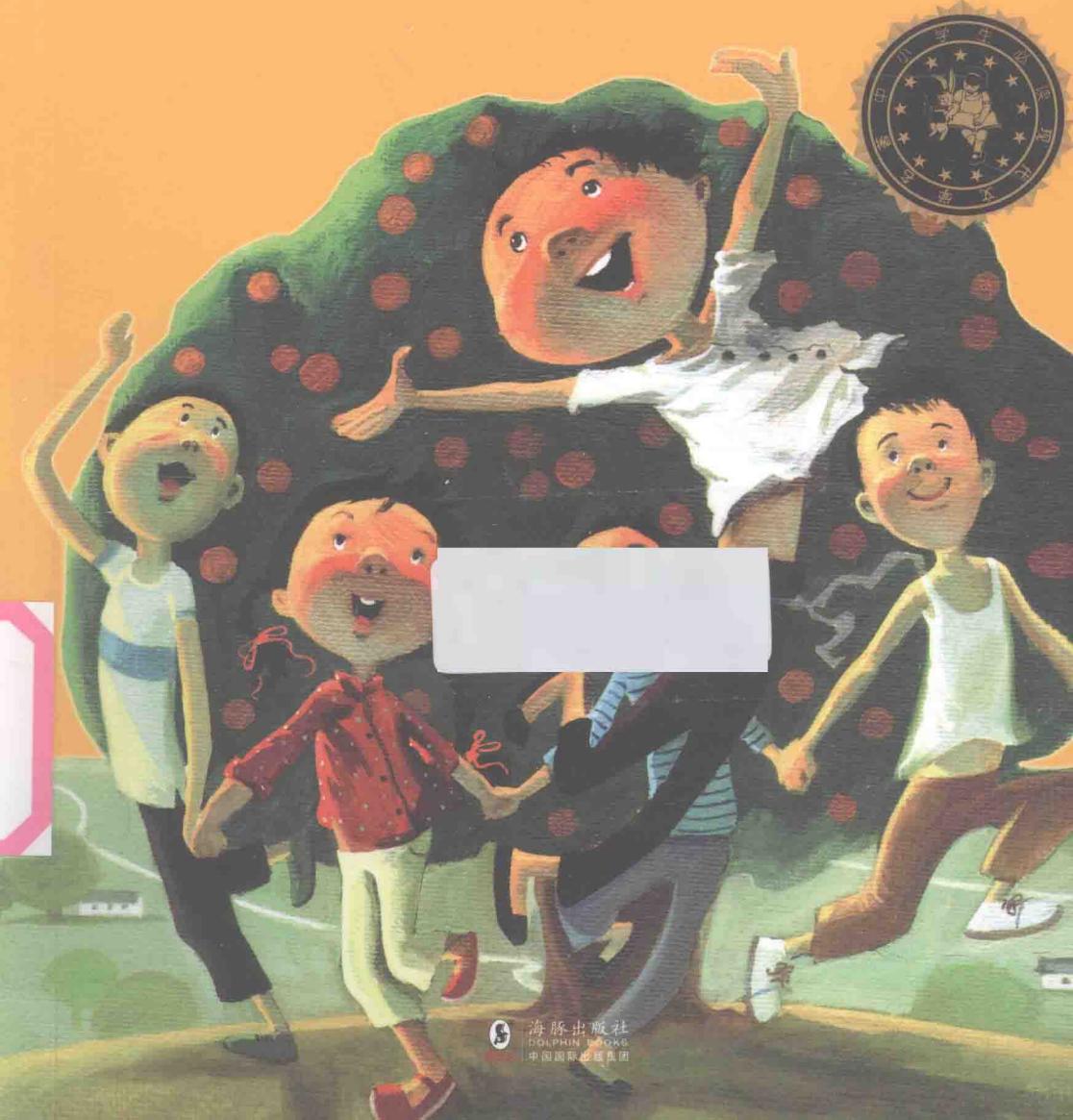


# 甜橙树

曹文轩 著



# 甜橙树

曹文轩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甜橙树 / 曹文轩著. -- 北京 : 海豚出版社, 2014.7

( 中小学生必读文学名著 )

ISBN 978-7-5110-2039-0

I . ①甜… II . ①曹… III .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0071号

书 名：甜橙树  
作 者：曹文轩

丛书策划：梅 杰  
责任编辑：梅 杰 房 蓉 边海玲  
责任印制：张 羽  
美术编辑：吴光前

总发行人：俞晓群

出 版：海豚出版社  
网 址：<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100037  
电 话：010-68997480（销售） 010-68998879（总编室）  
传 真：010-68998879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16开（710毫米×1000毫米）  
印 张：19.25  
字 数：280千字  
印 数：6000  
版 次：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110-2039-0  
定 价：2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序

徐 鲁

从二十世纪初叶迄今一百多年来，谁不曾熟读过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谁没有背诵过脍炙人口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散发着蚕豆花、稻花般的清香的《社戏》？谁不曾做过冰心先生的“小读者”？谁的心灵，没有被她笔下那盏闪烁着橘红色光芒的小橘灯温暖过、照耀过？谁的情感，不曾接受过《寄小读者》那涓涓春水的润泽？

如果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光芒璀璨的“小经典”——那曾经使一代代小读者甘之如饴和耳熟能详的名篇杰作一一开列出来，将是一份多么丰盈、美丽和迷人的文学书单：叶圣陶的《稻草人》，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老舍的《小坡的生日》，许地山的《落花生》，丰子恺的《忆儿时》，朱自清的《背影》，萧红的《呼兰河传》，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乌篷船》，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凌叔华的《小哥儿俩》，王统照的《小红灯笼的梦》，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

海豚出版社正是从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整个现代文学史（包括儿童文学史）范围内，反复比较，精心遴选，从中择出最佳的版本，为中小学生读者和中小学语文老师们编选出版了这套文学名著“小经典”。

说这份书单是一套“小经典”，其中的“小”有两层意思：一是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级的文学家，而这些作品，却往往是他们文学年表里的一些“小作品”，是一棵棵参天巨树上绽放出的小花朵，是文学巨人们献给幼小者的珍贵礼物，是真正的“大家小书”。另一层意思就是，这些作品大都篇幅不大，有的只有几万字，不是皇皇巨著，而是形制短小的“小创作”，因此，在众多的现代文学巨著中可谓“小经典”。

据说，欧洲人有个说法，叫做“Small Is Beautiful”，即“小的是美好的”。德国经济学家 E. F. 舒马赫有本谈人类发展问题的畅销书，书名就叫《小的是美好的》。当然，对于任何文学名著来说，简单的“大”和“小”，并不能成为评价它们的标准，应该说，大的和小的作品都可能是美好的。我在这里只是想借用“小的是美好的”这个说法，来表达我对这套小经典的敬仰、喜爱与欣赏。

这一部部题材不同、风格各异的文学小经典，构成了一个色彩缤纷、悲欢离合的小世界，一代代小读者在其中阅读、生活、呼吸和成长。这些作品不唯是一代代人童年和少年时代里难忘的阅读记忆，也许还是小读者们成年之后仍然念念难忘、常读常新的必读篇目。卡尔维诺有一个人尽皆知的说法：“所谓经典，就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那么，这些小经典的每一篇、每一部，也都有资格成为“我正在重读”的书。

它们的品质和魅力，它们的伟大和不朽之处，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它们几乎都是文学大师们的精心之作和“唯一”的作品，套用现代文学家施蛰存先生的一个说法，就是可以全部列为“一人一书”的不二之选。这些作家们也许在他们的“大作品”里能够找出两三部或多部可以互相代替，但是像这样的“小经典”，却往往只有唯一的一部。它们几乎是从诞生那天起，就被打上了“杰作”或“不朽”的标识。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我十分认同和欣赏这份与众不同的“入选书单”，佩服海豚出版社作为“选家”的眼光和标准。

二是正因为这些作品都是文学大师们的精心佳构之作，所以，它们也足可成为现代白话语言在纯正、优美、规范诸方面的典范之作。事实上，这些作家和这些小经典，的确也是一代代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首选对象和必备选目。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这份书单定位为“中小学生必读文学名著”，一点也不夸张。而且，还因为篇幅上的节制与适度，它们也在无意中为中小学生提供了分级阅读、循序渐进的便利与保障。

三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即入选的这些作家和这些作品，虽然因为年代、地域、文化背景以及作家性格气质、个人知识谱系的不同，每一部作品也会在题材、体裁、感情基调、思想深度、语言风格等方面各有千秋，然而，仔细阅读这些作品就不难感到，这些作品在努力传达着各自时代的“时代精神”，在努力地赢得了当时的那一代小读者的同时，也都具有着强大和鲜活的生命力和超越力，能够超越各自的时代、地域和创作背景，把一些属于全人类的、真善美的、永

恒的东西，保留在了自己的作品里。这其中最可称道的，就是一种可使任何时代的读者都能感知的，伟大、朴素和温暖的“儿童精神”，或曰“童话精神”。这种“儿童精神”，包括单纯、天真、自然的童年趣味，仁慈、宽容、温柔的舐犊般的母爱情感，对于每一个弱小的生命个体的充分尊重、理解与呵护，幽默、快乐和恣肆的游戏趣味，与花鸟虫鱼为邻的爱自然之心，等等。

我们看到，无论是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还是冰心先生的《寄小读者》，无论是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还是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这种伟大的“儿童精神”，在每一本小经典闪耀和流淌。它们是美丽的星光，也是清亮的溪流；是薪火承传，也是血脉绵延。

不单单是儿童文学作品，在我看来，几乎是所有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会具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和美好理想，那就是：要给世界送来爱心、温暖和力量，要给人间带来美好和幸福。虽然令人遗憾的是，任何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几乎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个世界，也无力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幸福的日子，甚至连在童话里也办不到。但是，我相信，一代代作家，仍然在怀抱着这种伟大的精神，朝着这个美好的理想去写作；一代代读者，也总在幻想和期待着，能从优秀的作品中发现和找到一种幸福的生活，领略到一种崇高和美好的人生。

这不仅是文学的伟大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学阅读的恒久魅力所在。

2013年春天，写于武昌东湖梨园

# 水边的文字屋

小时候在田野上或在河边玩耍，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用泥巴、树枝和野草做一座小屋。有时，几个孩子一起做，忙忙碌碌的，很像一户人家真的盖房子，有泥瓦工、木工，还有听使唤的小工。一边盖，一边想象着这个屋子的用场。不是一个空屋，里面还会放上床、桌子等家什。谁谁谁睡在哪张床上，谁谁谁坐在桌子的哪一边，不停地说着。有时好商量，有时还会发生争执，最严重的是，可能有一个霸道的孩子因为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恼了，突然地一脚踩烂了马上就要竣工了的屋子。每逢这样的情况，其他孩子也许不理那个孩子了，还骂他几句很难听的，也许还会有一场激烈的打斗，直打得鼻青脸肿哇哇地哭。无论哪一方，都觉得事情很重大，仿佛那真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屋子。无论是希望屋子好好地保留在树下的，还是肆意要摧毁屋子的，完全把这件事看成了大事。当然，很多时候是非常美好的情景。屋子盖起来了，大家在嘴里发出噼里啪啦一阵响，表示这是在放爆竹。然后，就坐在或跪在小屋前，静静地看着它。终于要离去了，孩子们会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很依依不舍的样子。回到家，还会不时地惦记着它，有时就有一个

孩子在过了一阵子后，又跑回来看看，仿佛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到外面的世界去流浪了一些时候，现在又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屋子、他的家的面前。

我更喜欢独自一人盖屋子。

那时，我既是设计师，又是泥瓦工、木匠和听使唤的小工。我对我发布命令：“搬砖去！”于是，我答应了一声：“哎！”就搬砖去——哪里有什么砖，只是虚拟的一个空空的动作。很逼真，还咧着嘴，仿佛是一大摞砖头，死沉死沉的。很忙碌，一边忙碌一边不住地在嘴里说着：“这里是门！”“窗子要开得大大的！”“这个房间是爸爸妈妈的，这个呢——小的，不，大的，是我的！我要睡一个大大的房间！窗子外面是一条大河！”……那时的田野上，也许就我一个人。那时，也许四周是滚滚的金色的麦浪，也许四周是正在扬花的一望无际的稻子。我很投入，很专注，除了这屋子，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那时，也许太阳正高高地悬挂在我的头上，也许都快落进西方大水尽头的芦苇丛中了——它很大很大，比挂在天空中央的太阳大好几倍。终于，那屋子落成了。那时，也许有一只野鸭的队伍从天空飞过，也许，天空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派纯粹的蓝。我盘腿坐在我的屋子跟前，静静地看着它。那是我的作品，没有任何人参与的作品。我欣赏着它，这种欣赏与米开朗基罗完成教堂顶上的一幅流芳百世的作品之后的欣赏，其实并无两样。可惜的是，那时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意大利人——这个受雇于别人而作画的人，每完成一件作品，总会悄悄地在他的作品的一个不太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名字。早知道这一点，我也会在我的屋子的墙上写上我的名字的。屋子，作品，伟大的作品，我完成的。此后，一连许多天，我都会不住地惦记着我的屋子，我的作品。我会常常

去看它。说来也奇怪，那屋子是建在一条田埂上的，那田埂上会有去田间劳作的人不时地走过，但那屋子，却总是好好的还在那里，看来，所有见到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直到一天夜里或是一个下午，一场倾盆大雨将它冲刷得了无痕迹。

再后来就有了一种玩具——积木。

那时，除了积木，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玩具了。一段时期，我对积木非常着迷——更准确地说，依然对建屋子着迷。我用这些大大小小、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建了一座又一座屋子。与在田野上用泥巴、树枝和野草盖屋子不同的是，我可以不停地盖，不停地推倒再盖——盖一座不一样的屋子。我很惊讶，就是那么多的木块，却居然能盖出那么多不一样的屋子来。除了按图纸上的样式盖，我还会别出心裁地利用这些木块的灵活性，盖出一座又一座图纸上并没有的屋子来。总有罢手的时候，那时，必定有一座我心中理想的屋子矗立在床边的桌子上。那座屋子，是谁也不能动的，只可以欣赏。它会一连好几天矗立在那里，就像现在看到的一座经典性的建筑，直到一只母鸡或是一只猫跳上桌子毁掉它。

屋子，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就会有的意象，因为那是人类祖先遗存下来的意象。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堂美术课往往总是老师先在黑板上画上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再用几条长长短短的、横着的竖着的直线画一座屋子的原因。

屋子就是家。

屋子是人类最古老的记忆。

屋子的出现，是跟人类对家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家就是庇护，就是温暖，就是灵魂的安置之地，就是生命延续的根本理由。其实，世界上发

生的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和家有关的。幸福、苦难、拒绝、祈求、拼搏、隐退、牺牲、逃逸、战争与和平，所有这一切，都与家有关。成千上万的人呼啸而过，杀声震天，血沃沙场，只是为了保卫家园。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像高高的槐树顶上的一个鸟窝不可侵犯一样。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的一个情景：一只喜鹊窝被人捅落掉在了地上，无数的喜鹊飞来，不住地俯冲，不住地叫唤，一只只都显出不顾一切的样子，对靠近鸟窝的人居然敢突然劈杀下来，让在场的人不能不感到震惊。

家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

等我长大之后，儿时的建屋欲望却并没有消退——不仅没有消退，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感悟的不断加深，反而变本加厉。只不过材料变了，不再是泥巴、树枝和野草，也不再是积木，而是文字。

文字构建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

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无论是抒发，还是安抚，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特别是当我在这个世界里碰得头破血流时，我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我的家。虽然有时简直就是铩羽而归，但毕竟我有可归的地方——文字屋。而此时，我会发现，那个由钢筋水泥筑成的家，其实只能解决我的一部分问题而不能解决我全部的问题。

多少年过去了，写了不少文字，出了不少书，其实都是在建屋。这屋既是给我自己建的，如果别人不介意、不嫌弃的话，也尽可以当成你自己的屋子。

我想，其他作家之所以亲近文字，和我对文字的理解大概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我的屋子是建在水边上的。

# 目 录

大 水 (1)

第十一根红布条 (17)

阿 雉 (27)

海 牛 (49)

红 葫 芦 (72)

蓝 花 (89)

泥 鳍 (105)

疲惫的小号 (123)

枪 魅 (143)

守 夜 (155)

水下有座城 (162)

田 螺 (179)

甜 橙 树 (200)

野 风 车 (217)

鱼 鹰 (234)

漁 翁 (243)

远山，有座雕像 (262)

月白风清 (281)

# 大 水

## 一

漂儿被大水堵在了这座小城。

大水冲垮了桥梁，毁坏了所有通往别处的道路。走到城边一看，四周白茫茫一片。水从遥远的天边还在继续涌来，仿佛是一支身着素服的庞大军队正向这里疯狂扑击，像一匹匹抖着鬃毛的银色战马不顾一切地掩杀过来了。高大结实的防护堤傲然地阻挡了它们。于是，它们便跳跃着，撕咬着，咆哮着，一副狗急跳墙的样子。

除了水还是水。

小城像一片秋天的落叶，漂在茫无边际的水上。

漂儿绝望地看了一眼长途汽车站紧关着的大门，心情落寞地走上了已被夜色浸染的街头。

雾气如烟，在街道上慢吞吞地飘，路灯发着红光。

空气湿漉漉的。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小城像座荒古时遗存下的空城。

成千上万只老鼠从水里爬上岸，像溃退的逃兵，在街上穿梭着，有时一队，有时一片。还有三两只，雄赳赳地走着，仿佛是倍珍昔日荣耀的老兵。

漂儿背挎着包袱，毫无目的地往前走。

跟随他的，是自己瘦弱的影子。

他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了孤独，认为应当唱支歌。他从来不记歌词，并且从来不能把一支曲子完整地唱到头。于是，他只能胡乱地哼唱。这种颤颤抖抖的哼唱，慢慢演变成一种近乎于小公牛式的荒野叫喊。这种叫喊振奋了他的神经，使他怪模怪样莫名其妙毫无意义地在街上扭动起来，跳跃起来，转动起来，疯跑起来。

突然，那股掩埋在心灵深处的悲凉之情一下抓住了他。

漂儿的声音有了一种哭腔。

冰凉的夜色中，漂儿真的哭了。

他坐到了马路牙上。

不远处，一位行乞的老者，朝漂儿张望着。他衣衫褴褛，蓬乱的头发、多年不剃的胡须、久不清理的污垢使他的面孔变得一片模糊。他似乎朝漂儿笑了笑，便去将背囊中的食物的残渣掏出来，一点一点地撒在地上。于是，老鼠们便纷纷围了过来。他没有一点吃惊的样子，倒显出几分悠闲。这使漂儿想到黄昏时一个老奶奶在给入笼前的鸡雏们喂食的情景。

行乞的老者往前走去。

老鼠们拥挤着，“吱吱吱”地叫着，争先恐后地跟着老者。

又是沉寂。

漂儿迷迷糊糊地睡去……

远处，似乎传来手风琴的声音。

漂儿微微睁开眼。

手风琴在演奏一首快乐的曲子。声音忽高忽低，节奏忽紧忽慢，在夜空下跳跃着。它驱散了小城的凄凉和夜晚的寂寞。它给人带来一份热闹，一份活气，一份心灵的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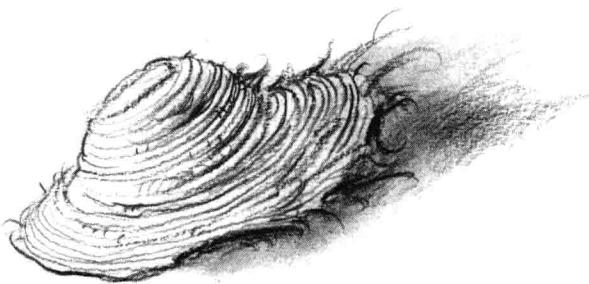
手风琴的声音牵着漂儿，他迎着它一步步走去。

拉手风琴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他坐在路灯下，全神贯注地演奏着。一顶破旧的草帽过多地遮住了他的额头。他的脚旁，是一个铺盖卷。他的形象和神情，都证明着他是一个到处流浪的人。

漂儿觉得很有趣，因为他看到拉手风琴的人只不过是在为一只狗而充满热情地演奏着。

那是一只丑陋的小狗。它蹲着，忘我地听着音乐。

拉手风琴的人一会朝狗点点头，一会歪着脑袋，把耳朵几乎贴到手风琴上聆听着，一副陶醉的样子。



那狗一动不动，听得极认真。

像是受到狗的鼓舞，拉手风琴的人越发卖力地演奏着。他似乎使出了全部的情感和演技。

漂儿终于憋不住笑起来。

拉手风琴的人停止演奏，抬头望着漂儿。

漂儿觉得那两束目光极有力量和神采。

“像我一样，被大水堵在这儿了？”

“嗯。”

“去哪儿？”

“很远很远。”

“你爸爸妈妈怎么放心你一个小孩家出远门？”

“他们不在了。大滑坡，他们连房子一起被埋了。”

拉手风琴的人有所醒悟地点着头：“那你要去干什么？”

“投奔一个亲戚家。”

“噢，投奔？投奔！”他收起手风琴，用脚轻轻踢了一下还未从音乐中拉回心思的小狗，“滚蛋吧，小东西！”他走过来，意味深长地拍了拍漂儿的肩，“小老弟，走，跟我去酒馆。”

漂儿便跟了他。

## 二

拉手风琴的人带着漂儿踏入了一家酒馆，寻了一张桌子，先请漂儿坐下，然后自己放下铺盖卷、手风琴，将草帽往桌上一扣，极有派头地喊道：“来瓶好酒，凉菜有多少种上多少种。”随即坐下。